Copyright © 傳濤資訊 www.dhcdb.com.tw 版權所有

南州市協議員對 洒塚問題意見

臺南市內臺灣人的州市協議員、對於這回墓地遷移問題意見、其要領如左；

反對墓地發掘

周作人氏

對於運動場用地的選定、我們全然不關、因當局祇提出大典紀念事業費的豫算於協議會、而其用地由當局擅自決定、才以通知的形式發表而已。我們若有機會都當然要起反對、但是少數的議論是沒有見效、這誠實遺憾的很。

因感情不出反對

謝群我氏

該墓地前已經買了三份子的土地、給與當局交換、俗語說官有兩口、當局今日尚欲再將該地方的墳墓、强迫遷移、可謂無理橫暴極了。然而我們被非難甚麽是御用紳士、才不知他們協力從事反對的工作。

不敢發表意見

辛西淮氏

我們因爲商務的關係、全然沒有參加協議、對於這回糾紛問題、總而言之當局也不能無視民意呢！

早晚是要發掘的

劉揚名氏

對於地理上的觀察、臺南市的發展、唯有南門一方有可能性而已。現在假如反對成功、不久也難免要遷移。於是趁這當局有種々讓步的機會、及早遷移才好。如是賢明的當局者、對這問題雖受一邊反對、則必不屈服、斷然實行無疑了。

提出善後要求爲是

陳鴻鳴氏

當局已自去年就計畫要將此臺地廢止、但因一般市民不得豫先而知、至今如起反對、似已失時機。當局必因執不愿改換計畫、所以莫如要求改葬期間延長、制定一定共同墓地、對貧困者的援助等、總是適當的辦法的。

自己打掃門前雪 休管他人屋上霜

曾景星氏

我們平素不欲關係閒事、所以對這回的問題、我們唯有表示中立、又且我們祖先的墳墓、無一個在那個地方、所以無表示意見的必要。又吳秋徽陳瑞山兩氏皆是反對發掘墓地。

其他石秀芳、許淸江兩氏、記者均往訪數次、都以不在爲理由、不敢出爲面會、似有難得發表意見的樣子。

朝鮮見聞記（上）

晚村

關釜連絡船

五月二十三夜、與慈舟兄由下關驛內的棧橋、搭了下關釜山間的聯絡船昌慶丸、出帆後朝鮮總督府的稅關吏來船室內、檢查船客的行李、船客所携帶的布類酒類、若是超過一定的分量、便要課移入稅、煙草只准各人携帶壹百枝以內、而且要受稅關吏蓋「自用移入許可」的印、這是在臺灣航路未嘗看見的現象。

釜山的市街

翌日上午到釜山、看見奉天行的列車、已經停在釜山驛的棧橋邊、我們即時把所帶行李搬入車內、時間尚有餘裕、所以利用電車、看々釜山市街的狀況。釜山算是朝鮮南口的關門、人口朝鮮人七萬、日本人四萬、但是市街大約全部是日本人的店舖、和日本內地的市街一樣、若是沒有穿白衫的朝鮮勞働者、在路上往來、實在難得感覺這裡是朝鮮的地界。

奉天行列車

奉天行列車的車臺很巨大的、頗有大陸的氣象、我們的客車內、日本陸軍將校占着大部分、他們大都要到滿洲的、可知滿洲的風雲急了。火車順洛東江的沿岸直進、兩岸皆是水田、處々隱現朝鮮農民的草舍、白楊樹亭々立在路邊、樹身瘦長隨風飄搖。

哈爾賓的老翁

傍邊坐着一位六十前後的洋服翁、態度悠々不迫、具有大陸人的容貌、互相交談即知道他是日本人、他說在中國經過二十餘年、現今住在哈爾賓。由滿洲的張作霖、而出兵問題、而哈爾賓事情、話題滔々難盡、論張作霖的不人氣、說出兵的不經濟、言々中肯實在很有趣的。黃昏將到京城的時候、老翁說這列車明天正午就到奉天、哈爾賓離奉天不遠、既來朝鮮何不到哈爾賓一遊呢？慈舟兄頗有傾向的意思、總是看見京城日報社長、松岡正男氏來驛頭迎接、於此不得不和哈爾賓的老翁告別。

南大門事件

朝鮮十三道的知事、因爲知事會議正聚集在京城、有數的旅館大都被知事和他們的隨員佔了。我們不得已投宿在南大門邊的笑爾旅館、總是南大門近邊很閑靜出入也是利便、南大門算是京城々門中規模最大的。別名叫做崇禮門。看見南大門隨時想起往年炸彈事件、齋藤總督初到京城、馬車由門邊通過的瞬間、被朝鮮人擲下炸彈、聽見音響之同乘的夫人、想做是爆竹的聲浪、總督向夫人說：「這就是炸彈呀。」

京城日報社

京城府內有三個日本人所經營的日刊新聞、就是京城日報、朝鮮新聞、及京城日々新聞、三新聞之中、京城日報的規模最大、而且純粹的新聞人、松岡正男氏做他的社長、所以不但內容充實、紙面也很上品、這點人々都沒有異議。京城日報全用和文、京城日報社亦另外發刊一種諺文（朝鮮文）的新聞、叫做每日申報、這全部是由朝鮮人記者的手製作的、並說日鮮人社員間的關係極其圓滿、並沒有甚麽差別。松岡社長一夜招待我們到他的自宅、社長邸在朝鮮神宮近邊的山頂、眺望甚佳、不但京城府內連漢江一帶也看得分明、晚餐後社長的三位令嬢、演說彈琴唱歌、並作種々遊戲、個々都是幼年女流外交家。

歸臺印象（八）

蘇薌雨

結論（下）

本來的計劃、關於婦女問題勞働問題宗教問題教育問題等、還想把我的意見發表出來、來給大家做參考、不過我近來心身的姿態不允許我的志願再去努力執筆、所以雖非本意、也不得不擱筆不談他們了。據我所觀察的綜合起來說：「這幾年來的臺灣、社會總是在停滯的狀態裡 Instagnated Auto. 並沒有多少的進步、民衆領袖到處大吹特吹臺灣的社會是如何的進步了、他們拿臺灣民衆都起來參加運動的一件事來做證據、民衆起來做種々運動固然是事實、然而因此就能說臺灣的社會進步了嗎？一個死池裡面的水我們偶然投了一塊石、雨亦因此起了浪大的波紋、我們看了這無波沒能說池裡面的水已經流動了嗎？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三五年來的臺灣已經由睡眠狀態覺醒過來了、這種覺醒是過去民衆運動領袖的努力促成的、要是論到功績方面也只有這一點罷了。由睡眠狀態覺醒過來的民衆是否就能奮鬪嗎？據我看來、却大不然呢。一般民衆的思想汚穢不堪、怎麽能直在戰線呢？思想是吾人行爲的原動力、要是思想沒有經過一番改造、而想行爲方面有什麽漂亮的、那是萬不可能的呀！汚穢不堪的臺灣民衆的思想沒有加以一番的革新而只憑覺醒要去同××××者奮鬪、一定是勞而無功呢。所以我相信民衆運動領袖的眼光應當移到思想的革新方面來、誠然思想革新的擔子非常重、沒有高深的學識是不行的、不過我們同胞到歐美日本中國留學的極多、有資格來挑這擔擔子的必然不少、只要大家肯努力、實在不成問題呢。談到思想革新應當從什麽地方下手呢？據我看來、應當從文學革命方面下手、文學最能引人入勝、這方面的革新立刻牽動到別的方面去、歐洲文藝復興和中國前幾年的思想革命也都是走這條路呢。有志於思想改革的朋友們應當注意到這一點、而臺灣民報的學藝欄對這方面、應當努力、盡是登載熱烈的文學作品、打開文學革命的局面呀！

遊學歐美日本和中國的親愛的同胞呀！我們用臺灣父老的金錢、我們愛臺灣父老的囑望、我們千萬不要以爲讀書是升官發財的手段、我們故鄉的臺灣此刻已由覺醒期蹈入思想革新期去了、我們應當共同的拿出我們的所學來改革同胞的思想吧！漢朝王褒的四子講德論裡面說：千金之裘、非一狐之腋、大厦之材、非一丘之木、太平之功、非一人之略也。

（完）